學案小識

卷七目錄

守道學案

楊賓實先生　耿逸庵先生
李恒齋先生　蔡葛山先生
方靈皋先生　趙松伍先生

學案小識卷七

守道學案

江陰楊先生

先生諱名時字賓實少嚴重有局度不爲事物倉卒搖動爲諸生卽取性理諸書朝夕尋繹得聖賢門徑所從入成進士出安溪李文貞公門下遂從文貞問學請益無間寒暑而闇然爲己一主於誠則其自得者也不盡出於師授平時存省縝密推勘精嚴劄記講義諸篇往往能補師之所未及讀其書想見其踐履之篤實操持之堅苦未嘗不令人心折焉以視夫講學家之籠統陵

篤居之不疑者相去遠矣其記大學也曰脩身二字所包甚濶然其功已盡於誠意中到此只是檢點身與人接處使所施之情得其當耳觀後傳以親愛等言可見正心向或專指涵養心體說工夫原不脫持養而其當檢點者則恐感物之時因喜怒哀樂之發有過不及而失其正此雖非惡然亦未盡善也正心當屬用邊說觀後傳以忿懥等言可見誠意向或將意字作念字看念有善惡若實其惡念亦可曰誠意乎蓋意與念不同心上驀地發出者爲念心之經營布置者爲意意雖不盡出於善然此處意字則以爲善去惡之意言誠意是誠

其爲善去惡之意故朱子誠意章注云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可見力行之功盡於誠意內若云在念頭上要他實實好善惡惡非有爲善去惡之功則好善惡惡之意亦何由而快足乎誠意章愼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盡意之所發其能實之與不能實之皆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也必致愼乎此則無徇外爲人之弊若不愼於獨中欺慊之幾但致愼於人所及知之地則自脩之功亦甚疏漏矣欲正先誠謂欲正其心於應物之際使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而無過不及必先省察克治誠其爲善去惡之意使所爲有善而無惡蓋喜怒哀

樂之不中節其失猶小而爲善去惡之心不誠其所關尤大且未有不能爲善去惡而其喜怒哀樂之發能中節者也曰天命之性大公無私所謂善也此明德之體也人能克己始能復性而克己之功必先明以察幾乃能健以致決卽物體察知萬物皆備之體乃能去有我之私此格物致知所以在誠意之先曰格物窮理乃格身心之物而窮其理理卽性也故窮理卽盡性之始事若泛然格去欲爲觀象極數之學非知窮理之要者曰今人錯認格物二字以博物爲格物不知格物是明善擇善工夫非博物之謂也如夫子之生知安行是天縱

之將聖分上事其多才博物特又多能內事曰窮理者
窮其性之固有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總此明善而已
若格庭前一竹以爲此是窮理曾何當於明善耶格物
須明其本性之善若徒逐其形質之變而求之只格得
陰陽五行之氣不曾明得善曰漢唐儒者多以詁訓名
物爲學滯於外而忘其內佛氏以明心見性爲事又專
於內而遺其外性合內外忘內則所謂外者亦粗迹而
已遺外則所謂內者亦枯槁無用者而已知得此意知
內外相爲體用而不可相無又不可因此遂謂窮理之
功既當求之性情又當求之事物認作內外並重兩路

用功終致分馳散漫而無歸宿須知有本有末一以貫之子夏云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此言致知之事最善所學者博而志專於爲己又切而問近而思篤字切字近字內便收入根本來灼然見爲我性皆備之體雖未及乎力行而爲仁然知得眞切則仁已在其中從此加誠身之功便易爲力漢唐儒者有勉强力行而不能至道者知不眞也周程朱子之所以至道者知之眞也此程朱格物之說所以爲至而孟子之言道統必曰見而知聞而知也曰知至而後意誠者知行本相因而並進必眼見得到處足方踏得到也知無不

至則意無不實矣曰知至爲知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斷無知既至而意不誠者但誠意之功本徹上下而言雖聖人地位愼獨之功未嘗息也故注云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曰誠意者有爲善去惡之意而能踐之於身不欺其意也若但以立心誠實爲誠意此乃窮理力行之基豫養於其始者或以無妄念爲誠意似與注中實其所發未脗合蓋務決去求必得實盡爲善去惡之事方能實其好惡初意非徒不起妄念之謂誠意是實其好善惡惡之意意字只在好一邊說誠者是惡務決去而善求必得使好惡之意不虛也曰人有人心道心故

意念有善有惡須是爲善之意眞摯篤切絕無不善之意間雜乃能實其好善惡惡之本意而不虛曰誠意有兩解一是用力爲善去惡以實其好惡之心一是意所發有善惡須使爲善之意眞誠無僞而不雜於惡觀誠意章句則當以前說爲主蓋能實其好惡之意則發念之誠而無僞已該其中矣若單說念頭眞誠未說到盡爲善去惡之功則德潤身句尙下不得曰觀如惡惡臭好好色則意字當以好善惡惡之本意言不當兼善惡說若說實其善惡之意便講不去一解誠作純誠說言意有善惡須使其意純一而不雜亦可通但與傳文及

注解不合凡意之所以不誠其受病全在轉念能不爲轉念所間阻則善必爲惡必去而好善惡惡之本意實踐而不虛矣可見誠意只主實其本意說而遏絕其轉念一層己該在內如此則德潤身心廣體胖其工夫俱盡於誠意中故結之曰君子必誠其意也注中實字至精非徒發念眞誠不假僞之謂又案主意之意與志字相近但志是遠大之意意是細碎之志如說欲爲聖人此便是志就一事上說欲爲善去惡卻只好說得是主意不可用志字志是大而直者意是小而曲者曰既知善當爲惡當去而立意欲爲善去惡卻不能爲之去

之是自欺其意也不實其言行是欺人不實其意是自欺所謂實其爲善去惡之意而不虛之者在無自欺其意也曰爲善去惡之意本我心所發其後之實與不實唯己獨知此處須愼之以審其實不實之幾所謂實其意之所發者不但不欺人而不自欺之謂也蓋人發一言而必復其言行一事而必成其事能實其言與行者僅可謂之不欺人若發一意欲爲善去惡而念慮之間事爲之際不能實踐則爲自欺自脩者必禁止此弊於惡必去於善必爲以求自快足其意凡其不能實踐其意而自欺與能實踐其意而自慊惟己獨知而他人不

知之非如言行之實不實人及知也必謹之於此以審其欺慊之幾使意之所發無一不實無異於愼於人所及知而欲其言行皆實也曰獨處用省察克治共見處亦須省察其念慮克治其私欲若說共見處心上發念亦是獨此時用省察克治即是愼獨不知人所共見處用省察克治只算一個愼字如何是愼獨大抵常人於共見共聞之地知愼者多於人所不及知之地能愼者少故聖賢以愼獨爲教最爲喫緊今以獨字爲己所獨知之地對人所共知之地而言其工夫甚得力能愼乎此共見共聞自無不愼說雖似粗而足以包於精若以

獨爲動念處而言則必有徒謹於共見共聞之地遂以爲吾於愼獨之功已略能做得一半至人所不見不聞處便自寬假其爲說似精而實不得力且當日聖賢之旨本不以獨爲動念處也至注中幾字莫要卽作獨字看謹之於此以審其幾是言謹之於獨以審其幾也可見人所共知之地亦有幾在亦當謹其幾也注中苟且以徇外而爲人此非正釋自欺乃是就言行能實而不欺人上說意云不可徒不欺人而已下文小人之閒居爲不善是自欺揜著則旣欺人矣自字對徇外爲人說須貼注中以求快足於已方見著力喫緊曰應物處固

要謹不謹則恐言行有未盡得宜處然自己獨知處尤不可不謹若此處不謹便是自欺曰誠意即誠身下正心脩身齊治平四章特明其相因以見誠意之重非謂誠意之後心尚有不正身尚有不脩也若不正不脩不得謂之誠矣其記中庸也曰天命之謂性性之與理非有二焉蓋天以於穆不已之理化生萬物而人得此理以爲生卽具此理以爲性故體之於人卽可以識此理之不貳而驗之於天又可以察人生之本來無極太極太極陰陽此天之一理所流行也性緣理而立理從性而生此人之本乎理以爲知覺也不稟乎天則性何自

來不應乎事則理何由見故理爲制事之宜乃百聖不能易之至言豈别有所謂性而可妄加於人哉通乎此則一貫之道也性善之論也然非至誠之人不能達其說故一誠爲應事之本忠君孝親必極其誠然後可極其誠則即宜用宜之道心也一有僞焉則悖宜不宜之人心也人心緣外欲而生雖人所不能無然易流於不善道心乃性之所發見亦與渾然在中之性有别程子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即如太極中雖具陰陽而不偏著於陰陽至分陰分陽則太極之所分寄非渾然之體矣若夫陰中具陽者動根乎陰也陽中具陰者靜

根乎陽也陰陽包涵於太極者兩儀已立之後也太極不離於陰陽者二氣未分之初也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其不外是乎命於人而爲性率之而爲道皆此生理之所凝結而布濩乎人心之所發出於至誠則與未發之本不相遠矣善學者求其性之固有循乎己之當爲克己復禮由思誠以入於至誠服膺弗失則一貫有期卽性卽理本然之學於是乎明陰陽太極一體之道於是乎通大聖人覺世牖民之至意亦於是乎爲不虛矣曰不睹聞非眞是無睹聞只情未發時便是朱子云戒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非是就一刻說乃是大

概說大抵恐懼戒慎之心都是因有所感觸而起然學者却當於無所感觸時亦恐懼戒慎故曰由外言之以盡於內曰莫見乎隱節或以由靜而動言倘將此節與上節分作兩時不知存心謹幾有兩件工夫非有兩般時候常常提醒此心使之清明如神一有幾微之動即以此清明之心省察克治之戒懼如燈令常明慎獨如將燈照物曰不睹不聞非眞目無睹耳無聞也一日間有目雖睹而不必用意睹之如不睹者有耳雖聞而不必用意聞之如不聞者此即不睹不聞也其因睹聞而有所感觸者方是睹聞而感觸中亦有不同有因感觸

而惕然知所畏顧者此戒慎恐懼之事也有因感觸而發出念頭者卽所謂獨不可不慎者也如非禮之聲色因睹聞而入便起私欲要視之聽之此卽獨之當慎處須以義斷之曰獨字兼獨知之念慮獨知之事爲說除惡念去惡事卽大學去欺求慊之功也曰戒懼慎獨時時皆然非一時戒懼又一時慎獨也心上提醒是戒懼正所發之念使無欺是慎獨此所謂敬義夾持蓋人無思慮及無所感發用情時本甚少當此須臾之頃全是敬用事而義未嘗不行於其間及一思慮一用情則於敬之中尤顯出義之用須知敬義雖刻刻並行而慎獨

尤義之著力處也曰戒愼恐懼敬也愼獨義也凡人惕然知畏懼之心屬敬隨即整飭容貌衣冠此整飭處即屬愼獨謹獨者意也凡屬意念者皆是獨無論小念大念總之一涉思慮皆是己所獨知惕然知畏之心屬敬一敬後便動念去整頓此念即屬獨上凡讀書做事其一種不肯忽略之意即敬也思慮之得宜即義也義無所不在念慮之微事爲之著莫不有義焉而念慮則精義集義之切要處也曰敬無時不然義有時不顯康節云陰是循環無端陽是有首有尾的即此理也曰敬義無處不在卽日用間容止語默之際處處有惕然知畏

意即敬也知畏懼便加整飭使容止語默得其宜即義也讀書窮理之時清明專一敬也慎思之明辨之即義也發一念爲一事其炯然不昧主一無適敬也省治裁斷即義也即有言行與人酬對時亦然總不離敬義敬義並念而處而敬常爲首以倡義凡義之所行皆敬之所爲也但朱子解道也者兩節卻將整飭容止語默意作戒愼恐懼不作愼獨蓋以整飭容止語默不過畧畧檢點不消大著意用力雖不可謂敬中無義然敬顯而義隱至愼獨處亦皆敬之所爲然義顯而敬隱如此說既於不離道意脈不相刺而敬則自外收入內義則自

內達之外於下文未發之中已發之和工夫各有歸著朱子之說亦精矣故此章程朱之說皆可依至大學誠意之功斷兼敬義兩事若以主敬爲正心之功甚爲有弊曰注云旣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謂以此戒懼之心而加謹於此卽周子通書所謂存誠以謹幾細思此語可以知工夫非是兩截敬以直內內者吾心之本性在焉故屬未發邊義以方外外者事物之紛在焉故屬已發邊曰凡主敬者以非敬不能守義行義也若異端之惺惺但要得此心靈覺耳曰一日間固常有不用意觀物聽言時雖睹若無睹雖聞若無聞卽不睹不聞也

非必閉目掩耳乃爲不睹不聞也其用意觀物聽言時則所謂睹也聞也不睹不聞固是未發方睹方聞時一心用在睹聞上漸要引出喜怒哀樂然亦將發而未發也發念慮時有因睹聞而發者有不因睹聞而自發其所發或一發便是喜怒哀樂或未便是喜怒哀樂而近於喜怒哀樂蓋中節不中節之分全係於此此所謂隱微也及至發出爲喜怒哀樂言行昭著人共見聞則見顯也曰有睹聞時喜怒哀樂之幾將發一轉即發矣如聞人言語或看文字其不立意見虛心默受即是戒愼恐懼工夫屬在敬邊隨察其言語文字之是非而以我

意裁決之是卽愼獨工夫屬在義邊蓋喜怒哀樂之端已肇於此其因睹聞而心以爲是者卽喜之端也心以爲非者卽怒之端也因睹聞而生油然暢遂之意者卽樂之端也生肅然悚慄之意者卽哀之端也此卽是已發蓋睹聞是物來感我隱微獨知是我心應物物感我時以靜虛之心受之是發邊事我應物處以察治之力主之是義邊事戒懼於睹聞而及於不睹聞此未發之體所以立也愼於隱微而達之見顯此已發之用所以行也曰程子謂既有知覺卽是動朱子謂靜中之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爲未發程子所謂知覺以萌芽發動之

知覺言也朱子所謂知覺以知覺之本體言也知覺之本體刻刻常在至慎獨獨字則以念慮之發己所獨知而言乃知覺之用也曰程子曰善惡皆天理所謂惡者止只有過有不及耳故發不中節卽惡也若以莫見莫顯爲形容至靜中一點光景慎獨之獨卽是己所不睹不聞此便是老子所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與莊子所謂尸居龍見淵默雷聲之說非聖學相傳之心法也若如程子之說以其所不睹不聞作人所不睹不聞看卽指獨字而言戒慎恐懼卽是慎獨看得上節下節內俱兼敬義此說細究之於義甚精蓋

人所不睹不聞處我心有不發念慮時有發念慮時不發念慮時惕然顧畏敬也隨即整飭容體使合於則義也此即是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而慎其獨知也發念慮時有善念有惡念知其爲善念而不敢棄之褻之知其爲惡念而惕然畏忌敬也隨即於善斷然爲之於惡斷然去之義也此亦是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而慎其獨知也如此看不睹不聞所該甚廣或獨居一室或與人應接我心獨知處皆人所不睹不聞也如此用功自然喜怒哀樂未發時能保全不偏不倚之體及至發時能適合於無過不及之用不睹不聞而獨知處尚未涉

喜怒哀樂而喜怒哀樂之根喜怒哀樂之幾俱係於此以此觀之大學誠意愼獨本兼敬義程子之意但味其所二字似應作已所不睹聞說曰未發是用中之體而所謂本體之性即此而在曰注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可見戒懼之功本在尋常動用時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是愼於人所共知也上節戒懼兼動靜確矣下節若云愼於方動之時不遺卻應物一層耶若將應物處一段踐行工夫仍歸於戒愼恐懼內又有未安矣若云應物時發念處即是獨朱子何以云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

不然蓋應物時發念處只是謹幾謹幾與愼獨須有別故愼獨二字亦當對見顯一層說與上節補睹聞一例看日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應物之處嘗疑應物時之動念亦即獨也今似將應物一層推開說何也蓋平時之念慮與應物時之念慮皆己所獨知人所不知也若應物時之言行則人所共見也言行亦要檢點使之得宜然是後一層事愼獨則是主腦在念初萌處曰天地位萬物育隨人所處地位皆可說自天子至一國一鄉一家一身皆然乃是實理實事堯舜之地平天成時雍風動鳥獸草木咸若是堯舜之位育也孔子雖不得位教

澤及於天下後世是孔子之位育也曰或問中和交致
致字中可該得格物致知工夫否曰格致工夫在愼獨
內省察二字中觀此知先生之格致誠正皆從心身上
一一閱歷過來故言之親切如此有此親切工夫推而
行之一皆親切教養親切事功文集所載各疏各論各
示各檄各規約皆因地爲之制因時爲之宜因人爲之
轉移滇人至今不忘其德者此也而至其定識定力則
身可折而道不可折氣可挫而志不可挫負荷
殊恩厚膺
隆眷卒以禮部尙書兼管國子監事其在太學升講堂

提綱挈領示諸生曰學以希天也天德誠而無妄一仁之流行也故必純於仁斯謂之誠其功則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蓋乾畫實誠之象也坤畫虛敬之象也敬以涵義義以敬行人本天而親地故體坤斯有以合天其要必自闇然爲己以爲默契天載無聲無臭之基不易世不成名遯世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憂則違此天德之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易爻論語皆首發其義焉有聖學始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於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爲至論從政以不貪爲美諸生聞其說者本末多可觀焉

登封耿先生

先生諱介號逸庵進士歷官巡道所至民思之丁艱回籍絕意仕進篤志躬行以倡明絕學爲己任興復嵩陽書院來學者衆士風蒸蒸其疏太極圖義曰太極之義昜昉乎昔孔子繫易曰易有太極宋濂溪周子始爲圖以授程子至朱子表章而發明之由是太極一圖遂爲天命源頭聖教統宗理學眞傳學者先須識此蓋其所謂太極者極至之理也以此理至中至正至平至庸至純至粹至微至妙無以復加故曰太極當其未有天地之前便先有此理然使懸空一箇理不著在陰陽上則

不能化生萬物所以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遂成兩儀兩儀既立則太極在於其中一動一靜一消一息一闔一闢做出古今無限事以四德言之則元亨利貞以五行言之則水火金木以四時言之則春夏秋冬以功用言之則生長收藏天之理雖有四只是一箇元氣流行這元氣一到萬物觸著便生是爲春生由是夏長長此者也秋收收此者也冬藏藏此者也惟其藏得深厚所以明年又春又夏又秋又冬亙古此天理亙古此元氣流行無時不然無處不在無物不有是理之在天地者如此我輩今日看太極圖若只說如何是無極如何是太

極如何是陰陽五行縱使探討精深終與我無干涉此處須要體認所謂太極者人心之理也陰陽者人心之一動一靜也五行者人心之仁義禮智信也萬物者人心之醻酢萬變也天地未生人之前便先有此理然使懸空一箇理不著在人身上則亦不能參贊位育朱子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理也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故謂之天理然吾心之天理雖有四只是一箇仁心貫徹而義宜此者也禮履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人若能完全得這箇天理則爲子便孝爲臣便忠交朋友便信以之視聽言動

合禮喜怒哀樂中節卽一出入動作食息起居莫不各有天然恰好底道理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是理之在吾心者如此然人之不能完全此理者何也已私參之也細觀此圖上面純白底是天地本然之性純粹至善卽孟子所謂性善是也下面黑白相間底便有夾雜便是氣質之性纔落氣質便有己私此處須著工夫如何著工夫曰克己復禮克去一分人欲便復得一分天理到得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此心明明瑩瑩渾然性善本體便是聖賢地位所以周子雖從無極太極陰陽五行說起只是指出性

命源頭使人知吾性爲至善而聖人爲必可學吃緊處則在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無欲故靜無欲便是克己程子又於其中補出敬字來學者以此求之庶幾有下工夫處矣其讀通書曰吾讀論語見孔門用功只在求仁夫子罕言仁非罕言仁也不向深微處言仁耳往往說箇入門方法教人下手去做故聖人同天時行物生都在耳目間不予人以難知之事周子通書發明無極太極之理二氣五行之妙可謂深微矣今考其言不離乎明善誠身之要修己治人之方親師取友之道簡易明白使人有所持循而達於天道周

子其去聖人一間乎後以湯先生潛庵薦授少詹入侍
上書房未幾疾作乞休歸里復理書院之業日孜孜以
講學爲事湯先生稱其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服官氷蘖
自矢居家淡泊自甘潛心經傳學有淵源老成夙素罕
見其儔道其實也所著有理學要旨孝經易知中州道
學編敬恕堂存稿

善化李先生

先生諱文炤字元朗號恆齋孝廉官穀城學博幼頴悟知向學十歲適郡城其父攜往文廟告以羣賢配享從祀之故先生歎曰人能似此不枉一生十四補弟子員博通經史前輩見而奇之訂爲忘年交後與同里熊班若邵陵車補旃瀉山張石攻邵陽王醒齋諸同志共勉爲濂洛關閩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讀輒務究其蘊奧雖子史梵書亦必批其根柢嘗言不察二氏之所以非安知吾儒之所以是不觀諸子之有純有駁安知吾儒之醇乎其醇不審秦漢以下之成敗得失安知三代以上

帝德王猷之盡善盡美也平生躬行實踐純孝性成篤厚人倫扶持世教學成遠近爭迎爲山長豫章之聘未應主講嶽麓數年從游者衆悉訓以聖經賢傳之旨修己治人之方親炙者咸各有所得焉所著周易拾遺六卷周禮集傳六卷春秋集傳十卷太極通書拾遺後錄三卷西銘拾遺後錄二卷正蒙集解九卷近思錄集解十四卷感興詩解一卷訓子詩感一卷家禮拾遺三卷恆齋文集十二卷傳於世其未出者語類約編聖學淵源錄四書詳說楚辭集註拾遺增刪儀禮經傳通解古文醇古詩的先生之學一以朱子爲歸其周易本義拾

遺序曰易之體要彖辭變占而已辭者卦之藴也變者爻之動也象者理之形也占者事之兆也卦無定體爻無定用而聖人之精藴於是乎見焉語其性情謂之德語其形容謂之象語其成位謂之體語其對待謂之錯語其流行謂之綜卦之萬變由是而生矣承其尊乎乘其卑乎應其敵乎互其交乎變其之乎得奇之謂健得偶之謂順無過不及之謂中質與位當之謂正爻之萬殊由是而生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於聖人之情亦思過半矣至哉十翼之作乎釋之以彖象申之以文言經緯之以序卦雜卦繫辭所以明辭也占在其中矣

說卦所以明象也變在其中矣易傳之作蓋善於祖述者雖本義亦大抵本其說而約之耳然於辭則多得之而於象蓋未深考是亦不無遺議也不揣愚陋妄為補葺釋經則以象數為主釋傳則以義理為歸體用一原欲推而明之顯微無間欲究而極之而數載之間憂哀沓至橫逆頻加稍有暇日未嘗敢釋於心也草稿三易始克成編蓋七年於茲矣觀會通以行典禮豈所敢知由辭以得意或庶幾其萬一矣乎其增刪儀禮經傳通解序曰五禮有庸昉於虞廷而秩宗之官特典其事自夏歷商莫不由之迄成周之代元聖挺生而制作於是

乎大備然行之既久威儀太甚忠信或薄文物既繁僭擬斯萌孔子周流列國參考互訂思欲折三代之衷爲萬世不易之成憲夏時殷輅周冕韶舞固已略見其槩矣乃詢之柱下僅得周儀徵之杞宋不足文獻是則雖有訂禮之意而未必其成書也然三百三千經典具在而七十子之徒作爲傳記以故郁郁之盛未嘗失傳焉迨秦灰既烈之後而其迹遂蕩然矣漢人以金帛購書眞僞混淆諸儒任意去取儀禮之經僅存十有七篇其記僅存四十有九篇此外經之篇三十有九記之篇一百有餘雖或偶見於大戴禮及註疏稱引之間不過存

十一於千百耳唐之元成魏公輯爲類禮二十餘卷而
故府不傳宋之伊川程子始與門人吕與叔思欲大加
删訂而迄不能就惟朱子與門人黃直卿楚爲儀禮經
傳通解集註然卷帙浩繁而誦習者益寡矣顧其書實
爲稿本而篇目之離合註疏之得失猶多有可議者蓋
專以冠昏爲家禮而喪祭列之續卷則不當分而分也
曲禮少儀之紛賾生民所通用大學中庸之淵微聖學
之極則而並入學禮則不當合而合也至於周官乃治
平之全書不專於言禮而裂取其分土制國設官建侯
師田刑辟之事以充王朝之禮能無箏削聖經之嫌乎

故知此書實爲稿本而未可執之以爲定論也炤自方
壯之年始得其書而誦習之繼而重遭大故乃留意於
喪祭之禮據黃氏之所定者去其重複補其疏略復取
朱子之成書分爲七類而解釋之首之以嘉則冠昏飲
食燕射之必詳次之以賓則相見聘朝之必辨次之以
軍則師田均建役刑之必晰由是而慎終以凶則殯虞
練祥服制儀節不可以苟也由是而追遠以吉則祖考
神祇廟貌文物不可以忽也夫然後以通禮彌之其居
家也有內則其入學也有弟子職少儀其立朝也有臣
禮優游於日用則曲禮致其文遜敏於庠塾則學制學

記立其規合同於天人則夏小正月令備其用若禮運禮器則總文質之宜具經曲之義而一以貫之而禮之爲教可得而悉矣夫然後以通樂飾之鄉有南朝有雅郊廟有頌至於樂記則聲容德政發揮無遺而樂之爲教可得而推矣夫禮樂之用經三代聖人之作述而後成今欲據殘闕之遺文而復還其盛豈可得哉然則是編之脩亦曰守其舊以俟之其人而已矣風會推遷無往不復聖人有作卽始見終據此而推明之其必有以默識於意言之表乎周子曰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矣建中和之極者三復焉可也其周禮集傳

序曰萬象融融上天統之庶類紜紜后土含之大運綿綿四時紀之而元化默宰於其間王者有作人極於是乎立焉設官分職綱舉目張蓋取諸此而已矣君者極也相者陰陽五行也司徒爲教養之相宗伯爲禮樂之相司馬爲征伐之相司寇爲刑辟之相司空爲田賦之相播五行於四時也冢宰爲脩齊治平之相渾二氣於一元也洪荒以來茫昧莫稽唐虞以降損益迭出及成周而後大備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甚矣制法之難也周轍既東王綱不振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

去其籍雖以子輿氏之哲亦僅聞其略而已然庖人之類見於內則庶子之掌載於燕義九伐之法述於穰苴職方之紀出於汲冢司樂之篇呈於竇公蓋不待李氏女子之獻劉氏天祿之校而其言固已散出矣去聖既遠晦蝕繁多有倣其迹而假之者有竊其似而亂之者有師其意而不能循序以施之者天下之士益以惑焉惟朱子以爲運用天理爛熟之書而其論始定顧表章雖明而訓釋未逮至於諸儒之說則又未免以私意小智雜乎其間非不有醇焉而不勝其疵也非不有詳焉而不勝其略也學者入於其中能無望洋向若之歎乎

炤自弱冠卽不能無疑於此於是熟讀深思遠稽博采不揣固陋勒爲一編上推列聖之因革下鑒歷代之興衰以竊附於詩書集註之後至若冬官既亡則旁搜官名於傳記之中以誌其梗槩而考工記亦存之以備參稽焉庶幾聖人之精意不汨沒於百家之曲說云爾嗟乎天地無心生民有欲其汚隆升降視乎君相之一念耳志氣如神百體從令當躬具有位育也朝廷建極萬方承式海宇不啻官骸也外王內聖果且有二道乎哉自道術之裂也論學者以虛無爲宗而土苴世務論治者以名法爲急而迂疏性術規矩準繩之不立而思制

天下之器利天下之用也其可得乎然則是書固四子之梁筏五經之模範精粗煨燼無非至教神明變化存乎一心此傳之所爲作也若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則宇宙之廣永當必有人焉任之而豈區區之所敢議哉其春秋集註序曰春秋議道之書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分而爲三綱而人遂各戴其天焉天子以之平天下諸侯以之治其國大夫以之齊其家士庶以之脩其身而宇宙無不得所之物矣皇古以來君師代作成周有制六典昭垂融融灝灝莫非天理之充周即莫非道術之經緯其斯以爲太

邪之運哉東遷以後下淩上替卿尹之擾攘而百官失其統邦國之吞蝕而四海失其均世官用而賓興之法失稅賦增而養民之意衰僭竊相仍而禮樂變矣爭奪無已而征伐擅矣亂賊日滋而刑罰縱矣田邑踰制而疆理壞矣舉六典之所載者皆紊而廢之則道術不用而智力相競亦其勢然也孔子生乎其時夢想周公而不獲一試於是因魯史而作春秋以成周之道術治成周之臣民掃陰雨晦霾之積沴指示以太虛之本體而宇宙之太和在其手矣蓋其心如天之於萬物包涵徧覆以知則易以能則簡故形於言者絕無委曲煩擾之

迹隨其所發而莫非性命之精微無我故也後之儒者不能得聖人之心而思窮聖人之言許以爲直徼以爲智舍康莊而入於荆榛之中又何道之能議耶伊川程子略舉其端未竟其緒私淑其學者迭相闡明譬諸以管窺天而終不能盡見其全體竊不自量裒集之擇取諸儒之穿鑿附會則盡去之矣嗟夫宇宙之綱維一道而已純之則爲王駁之則爲霸戾之則爲裔戕之則爲賊氣化之遷流不能不疊興於其間聖人未嘗不欲一切以道繩之而僅寄一綫於簡冊之中此聖人之所深

悲也使凡有天下者與有國有家有身者讀其文推其意而思其義一念之慊不啻華袞之加也一念之欺不啻斧鉞之至也則日用云爲無適而非春秋即無適而非聖心無適而非天理矣撥亂反正莫要於此心一身之三代既復而後推之於家也可推之於國也可推之於天下也亦無不可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皆本乎天道以符乎六典豈徒二百四十二年之陳迹已哉不然則是吏案而已矣則是邸鈔而已矣其通書解拾遺序曰此書本號易通蓋因論易推及於他書也以乾彖畫造化之理以彖艮立教學之歸以乾損益動明脩己之

實以家人睽復无妄極治人之原而易之精蘊己思過半矣其曰誠曰純曰一中庸之樞紐也其曰端本曰善則則大學之體要也其曰視聽言貌思曰剛柔善惡中則洪範至切之目也其曰禮樂政刑教則周禮至當之規也其曰正王道曰明大法則春秋至簡之義也至於示不改之樂發無言之蘊推性善之由來明仁義之人化而孔孟之心法於是乎昭然若揭焉投五金於大冶而精粹者上騰萃百卉於一區而英華者先露是書於羣聖之作亦若是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奮乎百世之下而獨得乎千載不傳之緒歟顧其言高而旨遠辭約

而義微朱子之解恒引而不發以俟學者之自悟然嗣是以後惟敬軒薛氏嘗究心焉延及後世而誦習者亦罕矣炤自弱冠下第登舟聞良友之訓導始獲見其遺編而讀之豁然如生長蔀屋之中一旦決藩垣而忽覩天之廣大也晝誦宵思炎雪靡間然後嘆條理之密意味之深誠有不我欺者而歲華已十六易矣竊因朱子之緒餘而推究之章循其序篇揭其綱錄爲一卷以備遺忘而無極之眞陰陽五行之運男女萬化之象常若瞭然於心目之間同志之士倘致思於此焉則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豈遂不可得而見耶其正蒙集解

序曰正蒙之書張子言道而作也蓋道在天地而體諸聖人寓諸六經其下學上達則存乎君子之自脩焉一氣混茫萬有森列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是物也有儀有象則變化不窮升之爲七政布之爲五行散之爲風雲雷雨豈有他哉與道爲體而已矣萬物芸芸天則覆之庶民蚩蚩聖則範之故君子之學必本天而宗聖庶物人倫明之察之而理可窮矣人心天命研之精之而性命可知矣由是盡心而誠身則自得之實也由是脩己而及物則時措之宜也蘊之而爲德發之而爲業行諸上而爲君相明諸下而爲師儒見諸日用而爲言行

爲政事皆同歸而一致耳易擬其象詩宣其志書述其事禮樂彰其用百家之方術豈足以秦之大哉道乎非仁且智其何以疑之乎訂其頑則仁砭其愚則智而於天下之道一以貫之矣是正蒙之大旨也雖其辭多未暢理多未融誠有如程子朱子所譏者然囊括造化襛析聖詮一洗異端之荒謬俗學之支離殆非天人之對性道之原所能闖其藩籬也是以忘其固陋集諸說而以己意斷之發明其大醇辨晰其小疵至若意見或殊而義理不妨兩通者則亦並著其說以聽學者之自擇然後此書之辭意不至於苦其艱深而疑其偏窒也或

者謂此書不及通書易傳之深醇難以上接四子之傳則其言過矣近思錄並列四先生之言雖以觀物內外篇而不得班焉語類又謂橫渠之於二程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夫採薇一歌傳聞匪實且民到於今誦之乃若伊訓數篇表裏謨誥未嘗因道之小偏而遂廢其言也則何疑於正蒙乎然則是書固宜與通書易傳並行而上接四子之傳特凡近之說不能如章句集註之神會而心得之耳是所望於同志者之商質也其近思錄集解序曰昔者衰周之運百家競作孔孟之徒有憂之緝微言而成論語遵正學而著七篇使學者不迷於向

方其功盛矣自秦漢以降道術分裂荀揚王韓各駕其說而不能相一有宋周子以先知先覺之請建圖屬書弁冕羣言以傳之程氏而張氏亦與有聞焉推演廣大辨析精微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顧其業至廣其說愈詳學者乃或望洋而興歎甚至未嘗究其顛末而妄肆詆訶有如陸九淵議太極之非是大原可得而湮也林栗攻西銘之失是宏綱可得而絕也程迥詆主敬之誤是聖功可得而廢也陳亮疑道治天下之迂是王猷可得而雜也朱子蓋深憫之於是不得已而爲近思之錄著性命之

蘊而天下之言道者有所宗揭進脩之要而天下之言
學者有所準至於窮理居敬克己之方理家入官均平
天下之法以逮應物教人制心之則與夫閑邪說宗正
學之歸莫不舉之有要而循之有序誠可以羽翼四子
而補其所未備焉欲求數君子之道而不先之以是書
固不得其門而入矣然其微辭奥義多未易曉朱子雖
往往發明之而散見於羣書蓋學者欲觀其聚焉而不
可得也竊不自揣爲之裒集而次列之而又取其意之
相類與其說之相資者條而附之以備一家之言至其
所闕之處則取葉氏陳氏薛氏胡氏之言以補之間亦

或附己意於其間庶幾可以便觀覽備遺忘以待同志者之取裁而已矣嗚呼學者誠能遜志於此書則諸子百家皆難爲言而於內聖外王之道不患其無階以升較之役志於辭章之中老死於訓詁之下風推浪旋無以自拔而猶自矜衣鉢之傳者其小大之不同量爲何如也聊志其槩於此以自警云其家禮拾遺序曰先正朱文公宅祝太夫人憂著家禮一書藏之匣中爲一僕童所竊逮易簀後乃行於世當著書時年方强仕耳故與晚年之論不無小異然其規模之宏大條理之精密固無愧於制作之能事也子自連遭大故以來取是書

而遵守之誦習之己而參之於儀禮周官復衷之於語類文集爲辨論數十則上推先生之遺意下輯羣儒之公論名曰家禮拾遺郡侯崔公聞而嘉之錫以弁言然未敢出以示人也比年以來三禮解成恐始學者未免有萬牛回首之歎乃復取故編而訂正之以爲有家者誠能守此而謹行焉亦足以正其本矣至若藍田鄉約則鄉里之準繩也白鹿洞揭示滄洲釋菜儀則學禮之權輿也輒取以附其後以爲三代之文物雖不能遽復而因俗以宜民道莫近乎此也抑文中子有言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

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未如之何也
已然則觀是書者其毋以言近而忽之倘亦肎過遠罪
之一資乎其語類約編序曰大化之運元必歸貞道統
之傳開必有會是故脩和之盛司空告其成謨烈之垂
家相成其德洙泗之傳命世發其蘊斯所卓然自立於
一代而萬世共由之也秦灰既烈聖道中淪雖董韓孫
石之才而莫能振其緒迨濂洛疊起而道統於是乎中
興然合志者未免夷惠之偏及門者鮮有顏曾之匹而
道術亦復為天下裂矣藉六經以文奸言託三代以飾
虐政蠱中於君心毒流於生民是王氏之學也倘縱橫

之詭習揚嵇阮之餘波其文適足以滅質其博適足以溺心是蘇氏之學也恃履忠蹈信之資蔑知言窮理之學醇大而疵亦不細功多而過亦不少是司馬氏之學也以佛乘爲道岸以禪悟爲儒脩肆淫詖邪遁之辭攻螟螣蟊賊之技是張氏之學也昧心性之大原務德業之崇廣九層之臺不積於累土千里之行不謹於舉步是胡氏之學也譏問學爲榛塞詆思辨爲陸沈聚精會神而以爲德性任性率意而以爲天機是陸氏之學也擇善之不明而託於渾厚立己之不固而流於通融博學多聞固有之守約窮源則未也是呂氏之學也即器

而謂之道即物而謂之則侈心於制度之末鑿知於文爲之繁是永嘉陳氏之學也義與利雙行王與霸雜用枉己而思以直人詘身而思以伸道是永康陳氏之學也神徂聖伏百喙爭鳴於是晦翁夫子獨與敬夫季通左驂右介攘剔之扶持之然後聖道大明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從遊之士幾徧天下而訓誨諄懇提撕反覆憂之深而言之切慮之遠而說之詳顧紀錄之多未免重複識見之偰未免舛訛敬軒薛子蓋屢以刪脩詔後之人而未有承其志者也竊不自揣擇其言之精粹者勒爲一編名之曰約至若四書五經太極通書西

銘之說則前民固已裒集於傳註之下惟程張之書之發明者則附於近思之集解禮儀之辨晰者則附於家禮之拾遺故其所編者獨此而已矣其他文集則將入古文之選而獨取知舊門人之問答列於各傳之末焉嗚呼宋之道統先知先覺周子以之其斯道之元乎有典有則程子以之其斯道之亨乎無內無垠朱子以之其斯道之利貞乎然則讀是書者何異聆大成之再集也哉其淵源全錄序曰天牖生民篤生至聖顏曾拔萃翱翔兩驂此道統之源也然顏以明睿之資備中和之蘊而端木未足以並之故天不假齡而有喪予之歎曾

則篤實宏毅引年眉壽思孟復承其業而其學於是乎光大矣歷漢及唐雜以百家之支離亂以二氏之邪遁雖或不無豪傑之士特立其間譬彼支川之清泚小澗之湍流終不足與於四瀆瑤瀛之勝也宋治休明而卓爾之見忽發於月巖星墩之間一門親炙淵興繼軌然一則超詣而自得一則持守以有成超詣自得者英才莫能窺其奧持守有成者遂主絕學之宗盟焉乃若霽月風花之品題野馬絪縕之窺測則猶若倚於一偏而非正鵠之的汴京南渡斯文從之然晦翁纘正叔之緒而底於大備子靜襲伯淳之詣而入於歧途遂至朋分

角立歷數百年而未已以故德溫叔心方續晦翁之傳而公甫伯安復張子靜之續而有明末代之學術卒淪於淫辭詖行之歸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夫子淵雖見天心之復而必循循於博文約禮之功茂叔雖探無極之真而必乾乾於窮理盡性之旨其與明新擇執涵養進學之義又何以異哉蓋上智之資誠立而明通大賢之品敬直而義方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不可誣也不自度其氣質之若何而凌高躐空驚世駭俗舍義理而任知覺汨性命而攝精神未嘗不言心而不知惟危惟微之分也未嘗不言性而不知有欲有恒之辨也未

嘗不專心以求靜而不知靜存動察與守靜致虛之殊
途也未嘗不妄意以晞神而不知形生神發與誠精神
應之異致也幾何而不爲異端之赤幟也哉今因伊洛
淵源之錄溯而上之以至於尼嶧沿而下之以及於薛
胡各倣世家列傳之體而錄其行實盡刪異學之荒謬
而使道術歸於一焉庶幾讀論語諸書如聆左史之記
言讀淵源一錄如觀右史之記事而聖賢之儀型宛然
在目矣若夫覩而摩焉奮而興焉則存乎其人云爾先
生力肩斯道惟恐濂洛關閩之說不傳於世而六經之
微言奧旨從此而湮是以每讀一書必思闡明一書之

義雖所述或與先賢偶有出入而其意實欲補先賢之所不及而已未嘗異也先生身雖未顯而道在人耳目至今鄉人偶論及之未有不起敬者其亦典型之不忘者歟

漳浦蔡先生

先生諱新字次明號葛山進士歷官大學士謚文端學以求仁爲宗以孟子不動心爲指歸其著丹仁說曰有爲三教合一之說者謂老氏之丹即儒者之仁特異其名耳故老氏汲汲於還丹聖門汲汲於求仁其致一也余始聞而惑焉竊自惟幼習儒書於聖門求仁之方極意鑽研而未能得其領要長而涉獵於道教其間所言性命精微之理皆杳冥恍惚未能折其謬而服其心因反覆深思究其立心之始與成功之終有判然而不相合者始確然信其異而非同也蓋老氏之汲汲於還丹

欲得之一已私也聖門之汲汲於求仁欲達之天下公也得之一已者所謂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可一蹴而至而於人無與也達之天下者所謂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隨分可自盡而於已亦無與也是其立心之始旣判而不同而成就之規復迥然其互異乃欲以自私自利之心與胞民與物之量同類而並觀亦惑之甚矣或謂禮樂兵農皆濟世之具孔子於由求赤三子許其功而不許其仁抑獨何歟曰兵農禮樂仁之散著而非其本體也若論本體則天下歸仁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惟聖者能之豈一

材一藝之可擬哉然則老子丹成之後上符天籙造化生身豈不與仁同功而異位乎曰拔宅飛升之事今亦未見其人即使有之亦賴仁人以濟世無皋夔稷契將巢許隨光亦淪胥以沒矣惡在其能成道也故吾儒之學非濟世及物不爲功又三不可得說曰余嘗苦此心難治因集先儒言操心養心存心求放心之法彙成一册爲事心錄晝夜體玩而終不能有得也因看金剛經所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初甚樂之咸謂事心之學莫過於此此與吾儒無將迎無內外擴然大公物來順應之旨若合符節此不動心之學

也雖然予亦嘗從事於斯矣夫過去之事其慊於吾心者忘之猶可言也其差錯謬誤不安於心者則必悔悟深切痛自刻責以爲遷改之端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昌黎亦云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旣甯終莫能戒在辱而悔之旣甯而忘之非過去心之不可得乎頻復之厲實基於此若夫未來之事其計度謀望之私不存可也其或事關艱鉅時當盤錯苟非講之有素何能應之裕如則豫之不可已也中庸言凡事豫則立自古名臣碩輔所以定大疑決大計而成大務者皆以豫也豈得以未來爲出位之思願外之想乎至現在之事則當幾

之是非得失間不容髮非實有審幾之哲決幾之力不能當幾而發泛應曲當也今在過去者視現在爲未來而不之問未來者視現在爲過去而不復留旣無遠慮於前徒貽借鑒於後勢必旁皇失錯甚至鹵莽滅裂一心之迴惑尙可言乎若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則知幾其神惟聖者能之豈所望於學人乎故三不可得之說余旣學焉而未能亦明其不可也因爲之說以自解云或曰然則不動心之道其不可學歟曰此非孟子之不動心乃告子之不動心也三代之時佛法未入中國告子不得於言四句與此正相胞

合宜孟子於楊墨之外獨嘵嘵於告子也觀此二篇亦可知先生之學之大概矣先生邃深經學爲

上書房總師傅者數十年其進呈經解本末燦然率皆敬肆欺慊非盈虛消長之所由來即治亂安危之所必致不徒守經師之舊談也其解泰卦九三爻詞曰臣謹案天人治亂之幾其微矣哉欲治而不亂者天心之仁愛也不能有治而無亂者氣數之乘除也懼其亂而保其治者人事之所以維氣數而體天心也自盈虛消息言之則天心有時不勝氣數以制治保邦言之則人事亦有時而符天心謂數不可逃六月雲漢之詩何以光

復舊物謂時有可恃開元天寶之治何以不克令終知此意者於泰之三爻見之矣夫泰極盛之時也三亦猶陽長之候也聖人於否至四而後有喜詞於泰當三而即多戒懼慮患之意深矣蓋天下之亂也不於其亂而生於極治之時何也開創之始國勢方興人心未固君若臣早夜孜孜無非爲天下謀治安爲子孫措磐石其精神之所周貫天人實繫賴之履泰以後上恬下嬉漸忘其舊君以聲色逸遊爲無害民生臣以持祿養交爲安享暇豫進諫者謂之沽直遠慮者謂之狂愚其上下之精神謀畫莫不狃目前之安而圖一己之利夫圖一

已之利者未有不貽天下之害者也狃目前之安者未有不來後日之悔者也則堂陛之玩愒其一也開國之初簡節疏目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特法也昇平以後巧僞漸滋則文網愈密以繁文縟節爲足以爀黻太平以科條律例爲足以釐剔奸蠹由是百里之命可寄而顆粒銖兩之出入不敢專焉鈞衡之司可秉而是非輕重之權宜不敢問焉使其君子無所恃以盡設施其小人有所援以售巧僞行之既久人人但以簿書期會爲盡職而立法之初心設官之本意茫然莫辨矣則政令之煩瑣其一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當泰

之時民物滋豐而民之游惰耗之俗之侈靡耗之朝廷之徵斂愈密經費日增耗之古者以庶而致富後世則以庶而愈貧古者論貧富於民間後世則計贏絀於內府古者制國用量入爲出後世籌度支則因出而經入由是雖有恤民之令而民不見德徒有足國之計而用不加饒則物力之匱竭其一也人才者國家之元氣撥亂之世尙功致治之初尙文皆有經世之遠猷泰運既開承平日久朝廷漸厭讜論士大夫諱言風節拘牽文義以爲學熟習圓通以爲才卑順柔詭以爲德靡曼繁縟以爲文俗以此爲尙家以此爲教莫不漸染成風揣

摩于進夫貴之所向賤之所趨也家之所修廷之所獻也在朝無骨鯁之臣工則在野之誦讀皆市心矣居鄉無廉隅之砥礪則登進之事功皆苟且矣則人才之委靡其一也風俗者盛衰之本源當泰之初室家婦子里黨閭巷多有敦龐安集之思厥後生齒繁則家庭之詬誶日起生計迫則里巷之任恤漸衰商賈之豪奢逾仕宦狙獪之險健欺善良朝廷敦寬大之政然法行於愚懃而疏於奸民是長其桀驁之氣也吏治博安靜之名而蠹胥之弊竇日啟雀鼠之案牘常懸是釀其刁悍之習也則風俗之澆漓又其一也此數者或由矯枉之過

正或因時勢之遞遷皆人事與氣數相因而至者也聖人知其然故於泰之三爻即戒以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霜雖未冰月已幾望誠甚懼乎其孚也然可謂之氣數人事而不可謂之天心蓋天心之仁愛甚矣自古雖當衰亂之運其君臣能恪謹天戒側身修行則天猶未有不予之以治者况其未雨之綢繆乎誠使爲人君者懍競業之小心存無虞之儆戒念六月雲漢之詩鑒開元天寶之事廟堂之上恪恭震動百爾臣工惟懷永圖罔敢玩愒以逆天庥然後崇簡易敦大體重責成戒叢脞則政令不煩矣省浮費戒屯膏修地利薄征稅則財用

不匱矣審好尙公賞罰奬忠直黜浮華則人才咸奮矣敦孝弟重農桑嚴豪猾清獄訟則風俗還淳矣保大定功和衆豐財有苞桑之固無復隍之憂豈不於食有福哉而必自君心之無玩愒始則欲盡人事以體天心而維氣數者誠不外艱貞之訓歟其解初一曰五行全節曰蔡沈曰此九疇之綱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驗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臣案九疇之文

原本洛書之數所謂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者也五居其中謂之皇極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先儒論之辨矣而對待之義鮮有及者臣嘗繹之其法以君心爲本上下四旁備列天人以監觀省察互成其用君天下之大法精且備矣何則五行者天道之始也福極者人事之終也天以健順五常化生萬物嚮之者福背之者威王者嚮明而治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其協於極者則爵賞所加也而福壽康甯必及之其罹於咎者則刑罰所施也而憂貧疾弱必及之是聖人之與天共治也故一與九對而五行福極位焉五事者修

身之要人事之本也庶徵者感應之幾天道之著也人君一念之敬必形於外則凡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者相因而至和氣之所以致祥也一念之肆亦必形於外則凡作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亦相因而至乖氣之所以致異也乃範約言之曰肅乂哲謀聖則爲時爲若者應焉曰狂僭豫急蒙則極備極無者應焉所以深著其感應之幾徵召之速甚微而可畏也自古明聖之君必於此而念之是聖人之以天自治也故二與八對而五事庶徵位焉八政者治世之大端布於人也稽疑者神道之所設教謀之於

天也蓋王道之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惟明有禮樂故聖人不敢矜無爲之治而食貨賓師命官分職之事從斯而起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惟幽有鬼神故聖人不敢矜睿思之智而蓍龜卜筮三兆五占之法從斯而立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是聖人之本天以前民也故三與七對而八政稽疑位焉五紀者欽若之意後天奉天也三德者君師之任以人治人也萬物幽鬱沉滯之氣生於陰陽之慾伏而默化於歲會之中和人心偏陂頗側之端起於剛柔之互勝而無不可偕於正直之大道故五紀布而歲功成則風雨露雷無非

教也而歲月日時星辰象數莫不順序矣三德敷而萬民化斧鉞弓旌無非教也而沉潛高明强弗燮友胥受裁成矣是聖人之與天同功也故四與六對而三德五紀位焉總之皆建極也故皇極一章言皇建其有極卽申之以錫極保極協極作極會極歸極而不言建極之義者八用總歸一建也以五事修身以八政理物以三德立中和之紀以威福持賞罰之公天子行之爲道義庶民遵之爲道路由是經之以五行故材不匱也叶之以五紀故序不忒也參之以稽疑故民聽不惑也驗之以庶徵故事行有考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

則之其以此歟然則河圖虛太極於八卦之外而洛書獨列皇極於九疇之中者又何也蓋太極天道也惟不雜陰陽故能爲萬物之樞紐皇極王道也惟不離乎萬物故能爲四海之會歸此以見天人繫屬之故有相維而不相離者範之深意也抑又考之皇極一章不汲汲於庶民之淫朋比德而獨於凡厥正人三致意焉俊民何與於庶徵而言庶徵則以用章爲平康之本秉彝無關於五福而語五福亦以好德居考終之先此又皇降之衷陰騭之意所最先者故其丁甯垂訓如此大學平天下之道在於用人錫福之君所宜深念焉經解可誦

者不止此二藝而此二藝尤爲精卓故錄之所著有緝
齋詩文集

桐城方先生

先生諱苞字靈皋號望谿進士官至禮部侍郎窮究經史而於三禮考覈尤精通千古盛衰得失之故辨歷代離合異同之言以蘊蓄鬱積而宣之於文其爲文也簡而中乎理精而盡乎事隱約而曲當乎人情大抵根柢於史氏而游泳乎韓歐者也今錄其言學者亦可知先生之所自來矣其原過曰君子之過值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觀理而不審者十之三衆人之過無心而蹈之者十之三自知而不能勝其欲者十之七故君子之過誠所謂過也蓋仁義之過中者爾衆人之

過非所謂過也其惡之小者爾上乎君子而爲聖人者其得過也必以人事之變觀理而不審者則鮮矣下乎衆人而爲小人者皆不勝其欲而動於惡其無心而蹈之者亦鮮矣衆人之於大惡常畏而不敢爲小者則不勝其欲而姑息自恕焉聖賢視過之小猶衆人視過之大也故凛然而不敢犯小人視過之大猶衆人視過之小也故悍然而不能顧服物之初御也常恐其汚且毀也既汚且毀則不復惜之矣苟以細過自恕而輕蹈之則不至於大惡不止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孔子以爲非孝微矣哉亦危矣哉其道蔽曰譬乎已則以爲

譽毀乎已則以爲怒者心術之公患也同乎已則以爲是異乎已則以爲非者學術之公患也君子則不然譽乎已則懼焉懼無其實而掠美也毀乎已則幸焉幸吾得知而改之也同乎已則疑焉疑有所蔽而因是以自堅也異乎已則思焉去其所私以觀異術然後與道大適也蓋稱吾之善者或諛佞之虛言也非然則未嘗知吾之深也吾行之所由吾心之所安吾自知之而已若攻吾之惡則不當者鮮矣雖與吾有憎怨吾無其十或實有四三焉與吾言如響必中無定識者也非然則所見之偶同也若辨吾之惑則不當者鮮矣理之至者必

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好獨而不厭乎人心則其爲偏惑也審矣吾友劉君古塘行直而清其爲學常自信而不疑心所不可雖古人之書不苟爲同也而好人之同乎已夫古人之說不能强吾以苟同而欲人之同乎已非心術之蔽乎知君者猶以爲自信之過也不知者將以爲有爭氣也君與吾離羣而索居久矣會有所聞書以質之其學案序曰昔先王以道明民範其耳目百體以養所受之中故精之可至於命而粗亦不失爲寡過又使人漸而致之積久而通焉故入德也易而造道深程朱之學所祖述者蓋此也自陽明王氏出天下聰

明秀傑之士無慮皆棄程朱之說而從之蓋苦其內之嚴且密而樂王氏之疎也苦其外之拘且詳而樂王氏之簡也凡世所稱奇節偉行非常之功皆可勉强奮發一旦而成之若夫自事其心自有生之日以至於死無一息不依乎天理而無或少便其私非聖者不能也而程朱必以是爲宗由是耳目百體一式於儀則而無須臾之縱焉豈好爲苛難哉不如此終不足以踐吾形而復其性也自功利辭章之習成學者之身心蕩然而無所守也久矣而驟欲從事於此則其心轉若鞿靰而不安其耳目百體轉若崎嶇而無措而或招之曰由吾之

說塗之人可一旦而有悟焉任其所爲而與道大適惡用是戔戔者哉則其決而趨之也不待頃矣然由其道醇者可以蹈道之大體而不能盡其精微而駁者遂至於猖狂而無忌憚此朱子與象山辨難時即深用爲憂而預料其末流之至於斯極也金沙王無量輯學案以白鹿洞規爲宗而溯源於洙泗下逮饒仲元與西山所定之條目以及高顧東林之會約蓋無量生明之季世王氏之飇流方盛故發憤而爲此也此所謂信道篤而自待厚者歟惜乎其學不顯於時無或能從之而果有立也今其孫澍將表而出之學者果由是而之焉則知

吾之心必依於理而後實耳目百體必式於儀則而後安而馴而致之亦非强人以所難旣志於學胡復樂其踈且簡以爲自欺之術哉先生尙節槩表幽隱喜交天下士而於學術則獨守程朱有友王源崑繩俠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爲迂濶謂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沉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卽程朱之罪也先生作而言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閎稱此轉渺乎其小耳吾姑以

淺事喻子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之若浼子之所能信於程朱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倘一旦揚于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反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潔其身而已矣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先生以此語載之李剛主墓誌並云余出刑部獄剛主來唁以語崑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鐫版者削之過半因顏習齋存治存學二編未慨余心者告之隨更定曰吾師始教卽以改過爲大予之言然吾敢留之爲口實哉先生所著有禮記析

疑周官集註春秋通論望谿集

武進趙先生

先生諱申喬字松伍進士起家知縣至巡撫擢尚書卒謚恭毅嚴明清惠所至無害不除無利不興遇民疾苦剴切而詳陳之見官貪酷懲察而嚴覈之一時害其賢者未嘗不伺其隙而無隙可伺也而先生之賢愈簡於帝心矣其進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講義曰臣案鹿鳴序以爲燕羣臣嘉賓之詩夫羣臣也而以爲嘉賓其情洽矣進而詠鼓瑟吹笙則所以和其聲者至矣更進而詠承筐是將則所以勸之飲食而致其禮義之殷勤者無不用其極矣遂乃質言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諄諄乎

若惟恐其吝此周行而不以遽示者於此見聖人好問之殷取善之切其舍而從人之意何其懇以摯也夫士人自束髮讀書以來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斯亦聞之熟矣豈其策名委質而敢忘諸必俟乎吾君之如是其委曲以重之乃始出於其中所素藏以與吾君權施報哉然而聖人必以爲不如是而不得者何也蓋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分極而不以情通之則隔禮勝而不以樂和之則離彼夫希榮苟祿者無論矣即夫稍知大義矢諸夙夜非不懷入告之誠及乎質對大廷而其分嚴而其禮敬往往多所畏

惶卒懷疑而不敢前史稱唐太宗神彩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顏色冀聞規諫夫太宗之納諫宜無不昭然共白於臣庶而猶必假奏事者以顏色而羣臣進見至失舉措則凡人臣之對越於君者其難其慎亦概可知矣聖人爲之備著其儀於燕琴瑟竽笙以大鳴其豫幣帛勸侑以厭飫其心俾得優游夷懌而嚴者以舒敬者以和乃坦然直吐其胷臆而有不知知無不言有不言言無不盡也故聖人之如是其委曲以厚之者凡以爲中材勸云爾且夫周行大道也以道培國運則當盛明之時進憂危之語以

道徉皇躬則當晏安之地陳怠荒之防以道格君心則當嗜好之萌嚴性情之正甚且以萬無一有之事設若或有一之心如禹之於舜而謂無若丹朱周公之於成王而謂無若殷王受臣方惴惴恐懼以爲獲罪滋大乃君不惟恕其狂瞽而且直探其心之所存以爲人之好我此固純臣志士所日夜切切以祝之吾君未敢必之吾君者而不意吾君之體卹之一至於此也臣誰無心忍不相率而入告乎故不獨師保以爲啟沃疑丞以爲贊襄庶士御事相與獻可替否補闕拾遺而瞽以典史以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蓋莫不畢至於

其前而效周行之示則賡颺之休可繼泰交之治可成此聖人所以因燕而作是詩復歌之以爲燕儀用垂訓於萬世歟觀此則可以知先生之責難矣其平時言忠言孝言節義皆自其心性中流出爲商邱令所撰貞烈祠碑記曰死生之際顧不重哉而取舍向背之幾則微矣乎余觀自古學士大夫讀書考道講義型仁席紳紱之榮負社稷之寄一旦變故當前優柔隱忍甚或反面事仇棄廉恥而不顧者往往是也矧在閭閻之中具陰柔之質不習詩書之訓誡不關君父之憂辱欲其毅然捐生慷慨而無轉移蓋綦難矣夫天地一氣賦形即人

人同秉正氣於厥躬顧何以一朝之激不憚自經於溝瀆而大節則靡靡焉豈其血氣之逞嘗有餘而道義之配則不足歟無乃有所帥者其氣伸於正無所帥者其氣激於偏也是故志之不可不持也終身之名節千秋萬世之芳穢而祗係於一念之消長一息之依違夫豈偶然之故哉余來宰商邑知前任梁公之配張孺人者殉壬午之難從容自經邑人敬其節結字祠之久而圮予修復焉又讀邑志悲同時之以時殉者率張孺人志也予按志有前於壬午而殉難者亦先得張孺人志也總烈婦四十二人烈女四人或褕翟膺榮或裙釵茹困

或琴瑟誌好或閨閣待年竟不視死如歸潔身若浼憑弔之下欷歔不能已爰廣祠基築後廡羣萃烈魂鐫石代主春秋享之嗚呼完一已之身名而榮千秋之妥侑使過者生敬聞者興起豈非羞惡原在人心而貞志光於日月哉五代史取王凝之妻以論馮道愧天下之學士大夫者至矣吾爲是舉詎但倡一邑之化流坤德之輝乎蓋亦培鬚眉之氣志取輕重而審死生凡植身於兩間者不欲令巾幗羞人也然則彰善維風又實邑宰之責已爲湖南巡撫所撰重建劉忠毅公祠碑記曰古之以忠而死長沙者自三閭大夫始其後賈太傅弔之

故琵西有屈賈祠即賈太傅故宅也由祠而左爲熊湘閣址乃宋李忠節公全家殉難處舊有祠而廢爲民廛余旣請復之重建祠於其地祠之後則爲前明劉忠毅公祠舊址忠毅公蓋以御史巡按湖南而死張獻忠之難者也公名熙祚江南武進人起家孝廉崇禎癸未獻賊陷武岳公率兵禦之入長沙兵潰復如衡再如永當是時惠吉桂三藩皆棄封而遁潰卒訌於前強寇躡於後倉皇奔走公實護之行號召散卒將以圖克復而賊猝至諸王走嶺表公曰御史楚官也義不可去遂被執賊據桂邸坐殿上擁公入令之跪不從賊怒叢毆之且

倒曳之由殿城至端禮門膚盡裂又縛公柱間脅以不降且磔終不屈然賊意必欲降公使降將尹先民款誘之公瞑目不答遂因以行至甯鄉宗師廟或言甯藪多義兵將謀奪直指使者遂磔公大戮甯人有僧竊識公骨瘞於路宏光時贈太僕卿予謚焉立祠於長沙之小西門內尋圮僧築舍以奉浮屠郎今之福佑庵是也余初以舊祠既廢而隙基復被居民侵占雜處囂隘因郎忠節祠之左立祠祀公旣思公固有祠縱民攘而遷之懼公弗歆乃檄守令釐其舊址捐貲構材規制宏敞復奉主歸於昔所禋祀者以安公靈余登拜瞻顧棟榱徘

徊感慨因諭於衆曰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世皆以爲奇節實不過一中庸之道耳然其要在於窮理其根本在於立志彼夫全軀保妻子之徒平時未嘗講求於成仁取義之學則見理不明而其志趣又沈溺於富貴汨沒於聲色貨利一切卑鄙齷齪之所爲足以迷其心神而消沮其氣骨一旦當大任臨大節鮮不委蛇遷懦忍恥偷生至於一敗塗地者卽有矯矯自好之士始念激發視陷胸決脰爲無難一轉念而其情動其氣怯其始念已不能復持卒至於行敗名滅爲天下笑此無他總由認理之未眞而所志之不先定也當公之被執也題詩

永州署壁其一曰死生遲速皆前定堅此丹心映楚天其二曰萇宏化碧非豪事耿耿孤忠向九天時蓋獻賊欲全之而公以死自誓故賦以見志此其認理豈復有回惑而其志又豈復有游移而中變者哉夫明季諸王竊高位享爵祿而賣國乞降不可一一數首鼠兩端棄城而遁者相踵也問尚有至今存者乎彼之所畏惟一死而彼亦終死矣若蔡忠烈以支解寸裂死公亦以磔死英風浩氣千古如生即今日而尚有瞻拜祠下欷歔感泣者則其死而不死乃直至今存者也余公之鄉後進也每侍先大夫言公捐軀盡節輒嘆息不能已既悉

公之概素重公之名今訪得公之遺跡而既復其專祠
又登之名宦從祀學宮皆不足以爲公重亦庶幾使後
之聞風者咸知死忠死孝爲中庸之道相與敦厲氣節
以無自棄於名教焉則猶公之大有造於此邦也若以
公之死於君死於民不惜毀骸碎骨備攖慘酷而身殁
之後不能保其片壤荒祠以享一邦之俎豆則無怪乎
賣國乞降棄城竊逃者之有辭以謝邦人也因書之以
表公於不朽並告後之涖是邦者福佑庵在祠右留以
守祠故存先生巡撫浙中有藥案略存之刻於湖南有
實政錄暨自治官書之刻最後其孫侗敦復殫心搜輯

纂成剩稿八卷